

自由自在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8-12-09 23:45

莱蒙托夫真的很致郁，我越来越觉得我的心里住着一个毕巧林，他勾出了我灵魂中反叛厌世的一部分，某些痛苦的心理回忆。接下来你会看到一篇不同风格的文章，今天我不想讨好任何人。日常说的所有话都在以另一种形式作用于我的生活之上。最好的抵制形式就是把它们写出来，在具体的字眼中反对它们。

第一天到哈国的时候是国内凌晨一点，当地时间十一点。从雾霾的北京到白雪皑皑的阿拉木图市，出机场的时候外面白雪皑皑，很多松树上面吊着彩灯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温馨的圣诞夜。晚上下榻的酒店小巧舒服，到处都是提前布置的节日气息。我的房间在最里面，家具厚实，好像壁炉房一样温暖。然而睡眠很浅，门口一点响声我都会马上从床上坐起来，到门口看个究竟。

第一次只身一人跟着考察团到哈国落实项目，所有时间都用在语言交际中，晚上回到房间对自己感到抱歉。艾玛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即使赚钱也要有一个圣洁的目的。确实如此。翻译作为一个跨语言交际的工作，很多时候都是在察言观色，强迫自己以“恰当”的态度作出反应。所以那几天我对自己很“狠”，这些麻烦的问题一概不想，回去空空无也到头便睡，醒来灵魂和窗外的雪一样轻盈。

然而这种顺从对于真实的我来说太难了。我是一个内心特别叛逆的人，处于热情的众人之间，我会变得冷淡，处于冷漠的众人面前，我会十分热情。有时有人受伤了，所有的人都跑过去帮忙，我一开始眉头皱了下，然后继续呆着，妹妹也是如此，我们十分相像。要是有人在我面前使劲夸一个人，我非得在心里找出“也不过如此”的理由来反驳他。然而表面又习惯性拿出一些客套话来维持谈话。《飘》里面有个形容特别恰当：“南方姑娘所特有的假笑”。

有个我十分讨厌的人跟我说，“你反反复复，没有一句真话。”对于这样的话，我大可不理睬，可是它在我心里还是成刺扎根。和不喜欢的人说话已然是一种煎熬，还得掩饰内心的不满。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下策。反复是真，但句句是真话。因为我在把自己变成一个模糊的人。装作“不知道、不清楚、不确定”。原本想做个率真的人，最后越来越怂。什么时候我才能狠心地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和你说话，麻烦不要打扰我。

那天做缆车上天山，傍晚天有点黑。我是有点恐高的，一行人都上去做缆车，我也就只好跟着。我们慢慢看到了山顶，在群山之中滑行。幸好天黑，不然我得发抖，那天我全程安静地听别人说话，其实心里怕死了，我看着缆车经过一个有一个地方哐当哐当的小声碰撞，悄悄调整自己的呼吸。就这样，神奇地克服了恐高。

有时候一个人对着自己做鬼脸。有的时候非得跟自己说一两句话不可。请放弃身上的包袱，没有人需要你背着它。